

无垢夜色

现代人很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一则报道、一段截屏、一个朋友圈发言就足以带给他或者她社交意义上的暴毙。在表达和叙事日趋碎片化的现代，一个人的人格既然是在社交网络上建立的，那么它同样会被社交网络上的区区信息所摧毁。这片网络已是众人活过的明证，我们再不用担心见证者的缺失，更不用在自己的脸上刻下痕迹来证明自己活过。但是将自己的存在委于社群之中，也意味着人会失去其他能够脱离社群而单独验证自己存在的坐标。这种存在之脆弱性的众多体现之中，暴力仅是微小一隅。

我是怎么被别人拉黑之后挂上朋友圈的，其中缘由不值细提。

一是因为她在发言中，已经对于我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精准凝练的描述，当然这精准凝练是从她的视角而言。倘若我的描述与之相符，则断无再述之必要；倘若我的描述与之有悖，也只是会将议论牵引到言论方式和谈话态度的琐碎化之中。当然从她作为受害者而言，这些琐碎的情节正是我的低劣的温床。对于我全盘接受，我诚恳地对于我对她造成过的和正造成、以后可能还会以除了直接接触以外的方式造成的困扰感到歉意，这种歉意不是出于政治正确，虽然它听起来完全就是为了政治正确而生的。唯一支持其不为政治正确，而是确实出自自我自身反省的，出自我对于人际距离之把握、为人处世方法理解之匮乏而引发的愧疚的，仅仅是停留在这同一论叙层面的断言。我不认为同为语言，一些句子可以赋予另一些句子更大的权柄，即便它们在叙事层次上有明显的分割也不能，所以我也无从再进一步论证我的歉意的诚挚性。

二是因为，我现在考虑的问题，已经远离了她和我的对错纠纷，无论我真心认错还是假装认错都不影响我接下来的心理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我，在现在的立场上，觉得二者可以是独立的，而深追我被人厌恶、继而挂上黑名单和公众黑名单的理由，将使我们偏离到来的主题，即这种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厌恶公示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对当事人，尤指被挂上公众黑名单的人的影响。这是我正体会着的，我以前没有体会过的，珍稀的情绪，所以它被记录如此。

被挂上黑名单后全然不在乎或者当下泣血涟如的都是少数，前者毫不反省确实有失妥当、要么则是尽超然之极，不为常理所析；后者是精神极度脆弱和纤细者，他们或者她们终究也很难干出会使得别人忍无可忍之事，逼别人到怒而将自己的憎恶公之于众的境地。大部分的人，在被如此对待的时候，都会对于自己的承受力下一个中等以上的判断，既不会亲自找挂名者深究，又不愿意忍气吞声，这股被人羞辱的怨气就只能发泄在他们触手可及的社交网络的其他角落里，终归不过具现于跟站在自己一方的友人，诉说别人的不是而已。

在这次事件中，我试图尽量采取一种冷漠性，这里的冷漠没有任何优越感或者自命不凡的意思，它仅仅是一种承受力的测试，测试一下我究竟能对于这个事件本身的恫吓，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波及、告知的站在她一方的人的指责，站在我一方的人的安慰，站在中立一方的人的质询，能够采取多大程度的不为所动。我想我至少表现得很好：对于给她点赞的同学，我以怀念的情感阅读他们和她们的名字，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已经长久地脱离我的社交视角了；对于问询我的同学，我在告知从我的视角而言的叙述以外，反复强调我的视角本身的片面性，和她的所作所为之合理性，并确保他们没有义务帮我进行任何程度的澄清；对于那些对我抱有某种善意并以好于中性的口吻询问我的同学们，如果确实有的话，我尽量敷衍，并把对话牵扯到一个平淡乃至平庸的、白天的氛围里。当我检查完毕我与他们的谈论，确保我没有过多地破坏漠然的表象以后，我的批判迈入了下一个步骤。就算我认为我已经表现得很超然冷漠了，它却质疑我仅仅是在表象上保持了冷漠，在牵动指尖的根源必然存在一个

波澜起伏，只是镇定的动机。我审视自己，并向它报告，这样的动机并不显然，在我平静的表象之下，造成这一表象的动机也几乎一样平静。但是这样它继而又开始上溯这一动机背后的动机，这一上溯的链条终究使我无法应对。因为当我告诉自己，我需要以一种冷静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平常的态度面对即将到来的责难之时，我已经对于平常的自己进行了文饰。就算这种文饰究竟存在于动机链条的哪一部分是不可考察的问题，但这种文饰不可否认的存在性本身就足以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比计划中要少冷静太多。自恰的超然最终是无法通过伪装得到的，就算在有限时间内可上溯到的动机结构中保持冷静，但是意识到自己在保持冷静这件事，已经是我放弃了冷静的证据。

但这种已身承受能力逊于所设计所带来的失望也是肤浅而失普遍性的，在这一考察获得了惨淡结果之后，需要以更客观的、批判的眼光从我的外侧观察，这使得我转而思考，一个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其所畏惧究竟在何。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汇来修饰自己，这只是因为我懒得找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我无意于将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姿态以求同情，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暂时将这个名词视作一种客观中性的描述，而不含有多于这个客观中性的任何要素。

当我滑过那些名字，那些给她提供肩膀、鼓励着她、审判着我、鄙视着我的名字时，我并没有感到慌张，尤其是那些名字都还没有被遗忘，我都还很熟悉它们。这些名字所指大都是比我优秀得多的人，但这些比我优秀很多的人们的斥责或者嘲讽，无论显性还是隐性的，顶多使我羞愧，但是我自己的反省也已经足够使我羞愧了。更何况这种愧疚，一旦给其源头加上所指的实体，就必然有其界限。我希望在这次暴力中找到一种无穷的恐惧和压迫感，但是这些名字并没有给我这些感情。恐惧感迟到了，直到我放下这个网络，回到自己的世界里的時候，它们才浮现出来：它们从视野的边境浮现，从我刚刚记住的名单的下一栏浮现，从我所看的材料，那些和我与她的故事没有丝毫联系的材料的一个句读中浮现。让人感到恐怖的不是强大，而是未知的恶意，社交网络中的暴力最锐利之处就是：它得以引发我对于未知的恐惧。那些未知的名字，那些在她的名单里而不在我的名单里的名字，那些我没来得及看到，也没来得及想起的名字，还有那些现在于你我她都毫无瓜葛，但是有一天会进入她的社交世界的名字。很多很多的名字，用我看不懂的语言书写在我的社交网络的边界以外，它们曾经是善意的、至少是无害的，我会愿意在无事可做时接近其中的一个，和他或者她谈论一切。但是现在它们不再是良性的了，我必须考虑他或者她是不是已经先入为主地知道了我被人厌恶着。在这个碎片化的年代，他或者她不太可能会再耐心地听完我的解析或者我的忏悔，知道我被人厌恶这个事实就已经足够在两人之间划下界限，毕竟没有陌生人恰好缺我一个朋友。

倘若得知这黑夜里已经开始出现猎人，我，那个曾经快乐的野蛮人，就再也不能够带着好奇和期待去探索洞穴外的夜色了。

挂上朋友圈是一种广播，就像黑暗森林的广播一样，告知潜在的社交个体一个人被人讨厌着，跟告知潜在的高级文明一个地方存在潜在的文明威胁很类似。这种类似不是指陌生人和歌者一样决然致命，而是指它们都给被广播的主体一种讯息：包络你的那片醇郁的黑色，已经从温和的、随时可以跨越的距离，变成了新的偏见或者灭亡的掩体。

表达厌恶和憎恨的方式究竟有很多，但是剥夺他人的未知世界终归是过于残忍的方法。希望我们可以不要玷污他人的黑暗，给别人留一片夜色无垢。